

〈王牌冤家〉

我幫曼玉挑了一組新的電視，和她坐在一起，轉到舊的節目。

重播的好處，就是每天都有過年特別節目可看。歡迎收看，對不起害到你。看著狀況劇裡的人互相陷害，曼玉的笑顏綻放在乾冰煙幕之中。曾經錯過的一切，在這一刻都能重新填補。

沒有想到，我會在離家七年後，再次回到這個家，重新展開和曼玉的同居生活。

我的曼玉，依然是個小氣、暴烈、記性又差的女人。

先說小氣的部分，從小我的生活裡，就沒有「多餘」這件事。冷氣永遠設定在26度兩小時，喝豆漿必定要往塑膠袋加水再喝一次，就連我讀大學，都選擇了不用錢的學校。

有一次，我領到了人生第一份的年終獎金，興高采烈地想對家裡做出什麼貢獻，想說買一台掃地機器人來減輕曼玉的負擔，沒想到直接被曼玉回絕：「那五千塊給我就好，我就是那個機器人。」

至於暴烈，我大部分的朋友，或者認識曼玉的人都很難想像。他們總認為曼玉是個親切又有氣質的夫人。但他們所認識的，是放下屠刀之後的曼玉。她的溫柔，是我曾經的修羅。

在早期的同居生涯，曼玉獨自帶大我和弟，生活的壓力頗大，在魔女的房間，我和弟只要稍微調皮搗蛋，稍微困擾了曼玉，就會付出代價。

同樣的途徑，加諸在我和弟天差地遠的個性上，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。沈默寡言的弟變成一個極會忍耐的容器，而喜歡耍小聰明的我，就長成了一個善於察言觀色的世故小孩。

逆練九陰真經的曼玉，非但沒有走火入魔，還蔚為一代宗師風範。曼玉四十歲後，不滯於物，草木竹石皆可入劍。鐵尺利劍，凌厲剛猛，小學以前與之爭鋒。熔膠軟劍，中學以前所用，曾誤傷吾弟，悔恨不已。細劍衣架，大巧不工，曼玉晚期武學集大成者，平時掛在碎花洋裝裡隱藏殺機，寶劍出鞘，非死即傷，實乃居家旅行、殺人滅口、必備良藥。

那麼記性差這回事，我真的不知道是從哪一個瞬間開始的？

是在吐司夾蛋裡不小心抹了我不喜歡的美乃滋嗎？是看著我的時候，叫出弟的名字的那一次嗎？是那一次散步到街角的便利商店，她打開冰櫃，盯著裡面的飲料許久，又把門闔上，默默退後。

當時我以為只是面對玲瑯滿目的選擇猶豫不決，原來是她一不小心忘了當初想喝的是什麼。還是那一次她親口對我說：「我覺得我真的老了，有好多事我好像都想不起來。」

有錢人說：「魔鬼藏在細節裡。」，我倒覺得是意外藏在日常裡。這些細節都太「正常」了，正常到它反覆在生活裡提醒我們的時候，我們漠視它，把它歸納為「變老」的一部份。

但事情一旦有了一個明確開始的時刻，事態就變得嚴重許多。

有一次曼玉騎摩托車載著我出了車禍，那時我正在後座玩手機沒看到撞我們的車，而曼玉把右手摔斷了，也傷到了脊椎。

住院之後，檢查反覆做了幾次，像是逛遊樂園一般把以前聽過的那些科技設施都做過了一輪，接著就是漫長的等待。本來急著要動手術的，後來又推遲，醫生最後讓我們自己做決定。雖然是簡單的小手術，卻有百分之一失敗的風險，失敗的結果，曼玉的餘生都會有輪椅相伴。

人在面對這種時刻，都會變得特別膽小，連百分之一的機率都怕。平時總覺得幸運的事永遠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，那時卻覺得倒霉的事一定會發生在我們身上。

在等待的那段日子裡，我跟曼玉聊了許多，像是把這幾年來沒說的話都一次說完。曼玉說，她很後悔當初逼我去唸警校，看著我不快樂，她也開心不起來。自己受傷之後，總覺得很對不起我，當初在學校柔道比賽斷了左手，沒好好照顧我就讓我出院，躺回宿舍那個我根本爬不上的床。

有時在病房悶了，我會去家屬休息室坐坐，看看自己的書或是電視播放的鄉土劇，更多時候，是跟其他的家屬聊天。他們像是研究室裡的萬年學長，熱心地告訴我在這裡生活所需要的一切，卻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可以畢業。

每當這個時候，我都會想起《請回答 1997》裡那個老公罹癌住院，每天打電話去罵編劇的李一花。老公在醫院裡只能看著連續劇發荒，沒想到劇中主角也跟著

得了癌症，老公看了之後頓失生存意志，她在氣憤之下每天晚上打電話騷擾編劇，罵到最後，沒想到編劇真的改變了劇情，讓劇中主角奇蹟似的康復。

希望牽動著所有在醫院裡等待的人。在手術前的那個晚上，我心裡千頭萬緒，焦躁不安，原本不抽菸的我，竟然跑到醫院的吸菸區裡去。說來奇怪，在這二十幾年裡怎麼學也學不會抽菸的我，一個晚上就學會了怎麼抽菸。

天臺上的那些大哥，眼神裡都充滿了徬徨與無奈，沒有人心裡有個底，他們只能不停地換氣，讓鬱卒瀰漫在愁雲慘霧之中。雖然從來沒說過什麼話，我卻覺得我也是同路人，那種同一國的感覺相當明確。

最後手術平安順利。那真是我度過的最長的一天。看著曼玉辛苦復健，每天每天都有長足的進步。開始能夠坐起來，能夠自己吃飯，甚至能夠依靠著助行器站著一陣子。唯獨洗澡還是需要旁人的幫助。

每天晚上都要幫曼玉擦澡跟洗頭，一開始覺得有點難為情，看著曼玉受盡摧折的身體，卻覺得有點心疼。夜已深，是曼玉讓我醒著數傷痕。流水流過曼玉的秀髮時，沾濕的頭髮看起來少了，那時的曼玉是真的老了，我想著這件事出了神，不小心讓泡沫跑進曼玉的眼睛。

吹頭髮的時候不僅吹不乾，還常常燙到曼玉的頭皮，讓她哇哇地叫出了聲，還被曼玉幽幽說了一句：「你真的很不會照顧人。」曾幫那麼多女孩吹過頭髮的我，聽到這句話，心裡像被針扎了一下。

出院之後，我帶曼玉去派出所做筆錄，這是我第一次坐在螢幕的另一頭，但曼玉在畫面裡那麼多台摩托車裡，竟然選不出一台當初撞我們的車，後來醫生說，這是因糖尿病引起的失智症。

曼玉回家之後的第一件事，是開始整理家裡所有的保單、房契、存款，並在每一本資料上都寫了索引，她怕以後自己想不起來。當曼玉對我一一交付未來的後事，我才覺得威脅已經近在眼前。

當我閱讀著曼玉寫的紙條，才發現曼玉把未來設想的多周到。曼玉甚至還存了一本，讓我賠公費出國唸書的存摺。原來曼玉是怕她老了之後沒人養我，才把我送去給國家養。我不像曼玉，好命慣了，自始自終都是個敗家子，是曼玉，讓我有一個家可以敗。

自從曼玉生病之後，對有些事會特別敏感。例如特別在意客廳的燈有沒有關，出門總是把電路和瓦斯切斷。她害怕的不是「沒有」這件事，她害怕的是自己「忘記」這件事。即使是這樣，曼玉也是會有讓我覺得她記性很好的時候，比如偷買新衣服的時候，總是會被她發現。而她特別排斥去醫院這件事，因為覺得聽不到好消息。

我總是用拐騙的方式把曼玉騙去醫院，今天說去百貨公司吃個小籠包，明天說天氣正好，不如去芝山岩走走，但旅程的第一站，總是先去醫院報到。像是旅行團強迫推銷的套裝行程，熱門影片前面插入的唐突廣告。其實曼玉也知道，無論是鼎泰豐或者芝山岩，都在醫院的左右。良藥苦口，必須用糖衣來包裹。但偶爾，我也會穿插純粹的約會行程，不那麼做的話，曼玉以後就不會答應了。

但會騙人的，不是只有我而已。

自從和曼玉同居之後，交了新的女友，開始會帶回家給曼玉看看，知道曼玉記性不好，在前一晚總是會再三提醒女友的名字。曼玉總是說知道啦，不會給我漏氣。結果在吃飯的時候，還是不小心叫錯名字，讓身邊的女伴在意不已，雖然曼玉總是以自己記性不好打圓場，場面仍是一片尷尬。

後來曼玉跟我說，她其實是故意的。每次只要我帶了她不中意的女孩回家，她就會故意說錯名字，反正我沒辦法對一個病人生氣。而她口中的那個名字，早已遠嫁太平洋彼岸，有個高大挺拔的異國老公。

而知道曼玉開始的記憶開始消退，我有時也多愁善感了起來。每次看了《明日的記憶》、《我想念我自己》這類的電影，總是心有戚戚焉。在《王牌冤家》的結尾，克蕾婷即將消失在喬爾的腦海裡，克蕾婷問喬爾怎麼辦，他只說了一句：「好好享受。」，那些失憶後的命中注定，原來是喬爾用盡力氣抵抗記憶，所掏選下來的沙金。

失智症的患者，用一生抵抗時間與神經元，許多病友家屬看著心愛的人受苦，就焦急地想為危樓補磚添瓦，我卻覺得曼玉的記憶像是網路上流傳甚廣的那張迷因。曼玉的大腦，像是那個開始漏水的水缸，但我要所做的，不是在裂縫上貼上膠布，而是在水缸裡不停地倒入新的水。

有時我會覺得，曼玉已經活了這麼久，忘記一些東西是應該的。就像搬家總是會有些東西不見，總是會有幾頁你想撕掉的日記。

如果曼玉不停地忘記一些回憶，我就和曼玉創造一些新的回憶，讓記憶維持在同樣的水位。王牌冤家，相愛相殺，忘情也記仇。就像喬爾說的「好好享受。」，在我的王牌冤家，變成雲端情人之前，我相信曼玉也有許多拼命也想記得的事。

像是我永遠記得的，曼玉送我的生命中第一個驚喜。

在我五歲的時候，有一次曾經鬧著要去兒童樂園玩，但爸那時在上班，根本沒辦法帶我們出去玩。曼玉拗不過我，只好帶著我出門。那時我們還沒搬到台北，搭了公車換了捷運，輾轉千里才來到兒童樂園，一走到當時明日世界的大門，我嘩地叫出了聲，爸就站在門口。

在一個秋日下午，我和曼玉散步的時候，斑馬線上的倒數快要結束，小綠人倉促地趕路著。我心急地加快腳步，曼玉卻悠然對我說：「時間還早。」那一刻我決定，要帶曼玉走遍任何她想去的的地方。

為此，我還買了一部車，用的，當然還是曼玉的錢。每個週末，我們都像情侶般留下了新的合照，明年夏天，還約好要一起去參加弟的畢業典禮。

在《對不起，害到你》裡，每個人頭上都有一張自己絕對不能說或絕對不能做的牌子。我和曼玉，總試圖要把對方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，用各種方法讓對方做出自己想要的行為，或許我們只是一直看著對方頭上的牌子。偶爾偶爾，嚇人的事物會從天上掉下來，但是要玩到最後，才能把牌子撕下來，看看上面寫什麼。無論如何，我們都會好好享受這個遊戲。

有一次，我在車上放了一首歌給曼玉聽，是張震嶽的〈小宇〉：「不管未來會怎麼樣 至少我們現在很開心」，我覺得很好聽，副駕駛座的曼玉卻覺得這是首渣男之歌。但我覺得很適合描述我和曼玉的關係。

擋風玻璃上的倒影，樹在變色，她在變老，我在變胖，我們重新過著失而復得的人生。

曼玉，我右手邊這個小氣、暴烈、記性又差的女人。她不是我的張曼玉，不是我的文英阿姨，以後也不會變成我的樹木希林。她是我媽。我唯一可以確定的事，是明天我還是會繼續愛她。

我的王牌冤家。